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劉璔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虚寡欲位至太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疏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子中庶子漠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虚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弟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從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彧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禄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揚悼后升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

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 庾敳 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温元甫 晉諸公贊曰温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歴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 劉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 裴叔則俱

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

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忼慨以中原為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為逖母墓

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絶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絶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

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删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巳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荆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為荆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

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著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也王應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晋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

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

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卞望之之峯距

卞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壺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

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

當不減阮主簿

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揺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名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

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澹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導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恐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歎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遙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

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瑶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閒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

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小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年成帝納

乂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豐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

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

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

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彦司空氷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温以其宗强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温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遠近所知内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尹

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濛子脩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為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真意不顯

桓温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奥早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所應有乃不必有人所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傑沈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

孫興公目之曰沈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

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已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

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擇子也少有令名仕至潯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

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苦謂窮人以辭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耀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

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别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

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温有平蜀洛之勲擅彊西陜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温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温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𫝊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

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平洛表曰令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姑孰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

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别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恒尋遁遇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遏黄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

令遣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

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懐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年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懐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恢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賔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賔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賔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脩載琅邪人荆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惔神頴夙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

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荅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虨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濵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

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苟子已見阿興王藴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仃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

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荅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早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寛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

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荅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

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厀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閒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

竟夕

范豫章謂王荆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羡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

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隟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勠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搆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隟成矣然每至興

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叔陳蕃少有高操海内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糺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沈書

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閶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

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

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

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問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康公又

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彦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彦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為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賛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虎魏洛陽令納歷司隷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賛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

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兖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益世然聞義不惑當世涖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絃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為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為人通亮清識為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應檄稽留為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為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敳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敳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徵狠豈憚於周顗乎見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

王敦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騑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騑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

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顗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顗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

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潁曰敞時論以潁比鄧伯道敞比温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潁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説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賛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

王荅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狷隘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三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

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

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

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恚紞間已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

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隸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

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昔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

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

桓温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温克復舊京肅静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黄鉞使入參朝政

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

浩耒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荅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嚴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黄門侍郎嚴有才學歷山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荅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

也司馬相如傳曰閒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簒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

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荅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别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叙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别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為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潁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

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苟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

人劉氏譜曰奭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奭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荅曰卿才乃當不勝苟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荅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石崇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司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

傳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弈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

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

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荅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祭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郄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懔懔恒如有生

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将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

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将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

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温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

恐狐狸貒狢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

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衞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衞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衞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羡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羡曰此公好舉宗木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士賢

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黄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

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絶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

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
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
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悏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
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

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鄗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卬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

成都後居貧至臨卭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荅曰道季誠復鈔撮清

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賔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别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

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

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

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惟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内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躭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鋭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暮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

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

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

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賔客與别常填門遂死于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

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

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

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東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

見闕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郄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郄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為車騎將軍領吳國内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

郎將至吳密勑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武

何如翼别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荅長史江虨曰願明公為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含别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部從事桓温臨州轉叅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其意而

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

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别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荅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兹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

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秋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叙直歎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

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荅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

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歘歘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為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榦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教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

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敎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吴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椑楯

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荅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謬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嗽飲帝怒此則近也名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郄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郄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還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

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

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

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弈弈在前其悟

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

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

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

箸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内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鰾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郗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

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

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

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

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搥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

財其存
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踈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

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内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温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

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狄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戍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

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祖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鵞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鶂鶂為哉後母殺鵞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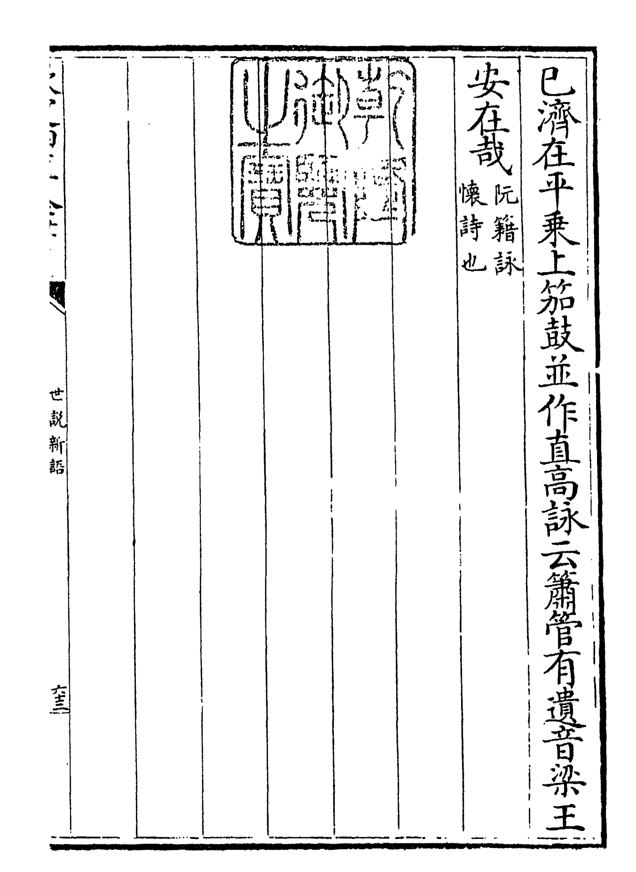
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

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



巳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